

童軍銘言作為公民素養的「準備」

陳敏銓

臺南市立中山國中教師

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一、前言

「銘」，作為名詞，在我國歷史文化中常代表刻在器物、金屬或是石碑上作為提醒自己、稱讚他人或是對自己的註解，例如「座右銘」、「墓誌銘」；「銘」若作為動詞，則如日常口語常說的「刻骨銘心」，或如唐柳宗元〈謝除柳州刺史表〉中的「銘心鏤骨，無報上天」，及《三國演義》第 60 回的「金石之言，當銘肺腑」等。由此可知，「銘言」是刻在心裡，隨時提醒我們行為的一段文字或是詞。

世界童軍的銘言是「準備」(Be prepared)，同時也是女童軍的銘言，童軍夥伴會將「隨時準備」放於日常生活及生涯規畫中。美國童軍將「Be prepared」當作 Scout Motto，不管是將「準備」視為格言、訓言、警句或是座右銘，其實也是提醒美國童軍伙伴的態度與價值。

童軍運動創立至今已超過一百年的歷史，童軍的意義與價值讓各國接納與推動，童軍組織是重要的世界性團體，童軍也提供許多青少年養成的活動，其教育目標也協助青少年成為一個良善、對社會有意義的公民。然而，雖然許多國家都有童軍組織的推動，也基於童軍的制度去發展及推行活動，但通常是做得多（推廣活動）而講得少（缺少論述），在我國同樣也缺乏童軍與公民素養的相關學術論述。因此，本文藉由童軍銘言「準備」來闡述童軍如何培育公民素養，從童軍創始人貝登堡先生引用「準備」的意涵，到現在童軍與公民素養的連結，並於各段說明如何「準備」從童軍到公民的概念。

二、「準備」在創始人貝登堡的引用

西元 1907 年的白浪島露營被童軍視為第一次的童軍試驗露營，童軍創始人貝登堡也在這次露營中，讓參加的每個男孩都能在外套別上一枚銅製鳶尾花的徽章，只要通過一些考驗（如繩結、追蹤、旗幟等），就得到了另一個黃銅徽章（徽章上面畫有一個卷軸並寫著「Be prepared」），此徽章可以固定在第一個徽章之下（US Scouting Service Project）。

白浪島露營後，貝登堡認為童軍要能履行責任與幫助他人，就像地圖上的指北針，童軍也應該成為一個有能力的領路人，因此他在 1908 年所著的《Scouting for Boys》（我國將此本書譯為童軍手冊）中設計了童軍布章樣式，將一個百合花畫成指北針的樣子，並在底部畫為捲軸圖案，在捲軸裡面以英語書寫童軍銘言

「Be prepared」。

第一次童軍露營、第一本童軍書籍，在創立童軍運動的初始階段，貝登堡將「Be prepared」的意念傳達給青少年，就連貝登堡最後給童軍伙伴的信件也再次提示「Be prepared」的價值意義：

Dear Scouts:

...But the real way to get happiness is by giving out happiness to other people. Try and leave this world a little better than you found it and when your turn comes to die, you can die happy in feeling that at any rate you have not wasted your time but have done your best. 'Be Prepared' in this way, to live happy and to die happy - stick to your Scout Promise always...

身為童軍，改變自己、幫助他人、改善社會，應該了解把幸福給別人的意義，而且在死之前應該也要作好準備，應該努力讓自己所處的世界變得更加美好，這樣當我們也就能快樂、幸福的迎接死亡。

三、「準備」在童軍的意義及教育思維

貝登堡在《童軍手冊》中揭示「準備」就是身體和心理都能隨時保持一個準備好的狀態去承擔責任並完成任務，因此，在平常時應該要訓練自己強壯、健康、有活力、足以勝任隨時可能發生的突發狀況，而心理上應該要針對還沒發生的狀況事先思考和規劃，如此才能在面對意外發生時從容不迫、完成事情。童軍應該學習應付一切可能發生意外事件的能力，並隨時隨地想著「這裡（現在的情況）可能會發生什麼突發狀況？」「如果發生了，我能夠做些什麼？」，因此，童軍必須在平時多練習，以及準備突發狀況的處理方式和技能。

貝登堡和其妹妹所寫的關於女童軍的第一本書籍《How girls can help to build up the empire》¹闡述女童軍的銘言也是「準備」，因為身為女童軍必須在任何時刻準備好去面對挑戰與困難，甚至在面對危險時，可以知道要做什麼和如何去做，而這些都有賴於平常的訓練，因此「準備」是極其重要的。青少年可以透過這本書學習準備成為成年女性，因為青少年不是不能用的洋娃娃，而是可以成為一起努力的夥伴，所以她們可以透過技能的學習來（準備）協助國家，讓國家變得更強大。

¹ 此本書後來被貝登堡 1918 年所著的《Girl Guiding》所取代，內容也多增加了護理、烹飪、縫紉等家務的勞動部分，作為女孩成為母親的準備過程。

黃茉莉（2006）提到童軍運動的教育模式類似於騎士的養成過程，在中古世紀，教育的目的都是讓青少年未來能夠成為騎士，因此從生活、生存技能、價值、信念等各方面的全人教育發展，展現騎士的銘言「永遠準備妥當」（Be always ready）。而童軍訓練進程的教育也是如此，從幼童軍、童軍、行義童軍、羅浮童軍，到成為服務員，透過每階段的學習和成長，除了技能的學習，智識、價值觀和品格的修養，以及對於國家社會的責任感，這些都是在每個階段及考驗的「準備」，童軍的訓練是讓青少年成為未來公民的過程。

貝登堡認為童軍應該要「準備」，讓自己在專業領域或是工作上能夠承擔責任，在未來能夠負起對孩子的教養責任，以及在公民社會成為領袖；童軍也應該要能進行公民服務，把自己的品德、智能、手藝技能及身心培養好（準備好），然後去進行公民及社區服務（Baden-Powell, 1922）。

少年從參加童軍團，就開始「準備」入團，在這個過程中，青少年必須充實自己的智識、品德、體格的健全，當「準備」完成就可以宣誓入團。在每次活動前的參與，從「準備」穿著制服、攜帶物品、技能複習、準時參與團集會，尤其要通過考驗或者是進行旅行、露營等活動，更是強調「準備」的重要。童軍有不同的階段，在每個階段要到下個階段時，也是要通過層層的「準備」，才能到下個階段。

當童軍剛加入時，透過資深童軍的協助學習，在這過程中享受（準備）未來擔任資深童軍的優越；在小隊運作時，自己是被領導時的身分，學習領導者的領導方法和風範，也是作為以後擔任領導者的「準備」。童軍的訓練就是一種教育方式，讓童軍隨時「準備」上場，訓練、考驗、表演、領導這些都不會是問題。童軍在活動中學習不同的能力、發展自己，同時也是在進行反思、認識自己，從各種活動、考驗中探索，從專科章去培養自己的興趣和專長，也為未來的職涯做「準備」。

與其說「準備」是童軍的銘言，其教育的思維更像是童軍的精神。把童軍的精神化成生活的理念，「隨時準備」，把每天該做的作業、工作完成，並思考明天、後天或未來的課程規劃、工作安排，讓自己「隨時準備、隨時應付挑戰」。其實，「準備」就是為了自己的生活、生涯發展而努力，以及讓自己的家庭、社區和國家更好。

四、「準備」與公民素養

（一）公民素養的範疇

我國在 2010 年第八次全國教育會議中，將「現代公民素養培育」作為討論議題，並發展出六大議題：生命與品德教育、人權性別平等與法治教育、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生態與環境教育、安全與防災教育、藝術與美感教育；而在 2011 年，我國教育部推出現代公民核心能力養成計畫，指出現代公民核心能力包括倫理、民主、科學、媒體及美學等素養。然而這些提出的素養，就像早期提到的公民教育一般，劃分了知識學科的範疇，如法治、政治、經濟、文化、倫理道德等。但當公民素養被切割成幾大範疇（如倫理、民主、科學、媒體及美學等素養），可能過於狹隘（難道沒有其他範疇？），又將這些範疇切割出評量標準（如能力指標），顯然是行不通的（陳佳欣，2012）。

這些劃分出類似學科或議題的範疇，所謂的公民素養就缺少了態度、精神或其他無法歸類的素養，如 Giddens（1991）認為運用理性反思能力、參與風險決策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公民素養，而社群主義者 Etzioni（1996）和 Sandel（1998）則重視情感層面的社群認同與連帶感。因此，「公民素養」應當是人們為了能參與「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生活所需的基本素養，公民素養不能單靠講授倫理、民主、科學、媒體和美學的知識，而需要從私領域中個人的反思與實踐，推及到公領域的展現（徐敏雄，2013）。

（二）「準備」是一種公民素養

童軍銘言「準備」就像是一種公民素養，提醒著童軍積極的充實自我、精進規劃，做好萬全的準備；貝登堡在《童軍手冊》中提到每個童軍都應該訓練自己讓自己成為國家及全世界的好公民。因此，童軍在加入童軍團的準備，做好遵守諾言與規律，實踐平等與法治；在活動、露營的規劃上，做好準備，維護生態與環境的保護；在各項童軍活動中更是許多生命、品德與生涯發展的展現。童軍活動可以融入各項領域議題，從各項領域議題中做好認知、情意與技能的「準備」，因為「準備」不僅是童軍的銘言，做好準備、實踐「準備」的完成度更是童軍的責任，以及學習或突破困難後的榮譽感。

美國童軍手冊中有章節在談公民素養的部分，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希望童軍能夠承擔責任，而每個責任都是需要透過「準備」完成的，在小隊中的責任、領導夥伴的責任、做好童軍團形象的責任、通過考驗的責任、對自己負責的態度，從個人、小隊、童軍團、社區、學校、社會、國家、國際的種種責任，而這些對於責任的認知，以及應該做好的「準備」都是必須的。

（三）童軍在公民素養的「準備」

Polson 等人（2013）提到參加童軍可以提升社會技巧，童軍活動則可以提高青少年的發展資產（developmental assets），讓他們都能夠準備並發展能力（competence）、信心（confidence）、聯繫（connection）、關懷（caring）、和性格（character）等，最後則會想要貢獻（contribution）家庭、社區和社會，因此參加童軍可以視為公民參與的準備。

Robert Jr.（2013）提到專科章與農業結合，如水土保持、園藝、種植、植物科學、農場管理，不僅幫助童軍的成長，其後來的職業也能幫助社會和國家，這也是一種公民素養的展現。Kim-Farley（2017）所撰寫的文章中，可以發現美國童軍要獲得公共衛生的專科章，其運用到的認知層面包含了 Bloom 的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及創造，而要能得到專科章其對應的能力包含了資訊科技與媒體素養、生態與環境保護、安全與方災教育、倫理與科學等，因此，當童軍在「準備」專科章的過程中，其實也展現了許多公民的素養。

童軍伙伴在進行考驗或是活動的「準備」過程中，實也不斷在練習 Bloom 提到的知識的向度：事實知識（問題解決的基本元素、專有名詞的知識等）、概念知識（分類的知識、原則的知識等）、程序知識（完成事情的方法、技巧等）、後設認知（對自我認知的察覺和知識、運用策略知識、認知任務的知識、情緒調控等）；而當童軍伙伴在「準備」過程中所獲得的知識內化為自己認知的部分時（尤其是後設認知），他在生活或是工作上面對不同挑戰時都會有不錯的表現，童軍常被認為是促進品格與發展重要的活動（Wang et al., 2015），因此「準備」是童軍將公民素養內化的重要核心之一。

五、結語：「準備」從童軍到公民

從加入童軍，自我成長、協助家務、服務社區、關心社會議題、對國家有責任、成為世界公民，這是一條從童軍到公民的教育之路，這條路上以成為良好的地球公民為責任，在不同階段的過程中都以「準備」來進求完美；人生就是不斷的戰鬥，當然也是要不斷地「準備」，這樣才會有能力一直往前走。

童軍銘言「準備」是一種童軍精神，也是具有深刻意義的公民素養；如果這樣的意義能夠推及到所有人，每個學生都能在良好狀態下準備求知、準備課業、準備學習、完成作業，並在求學過程中試探、作好未來職涯的準備；每個成人都能在工作中做好任務的準備，作好成立家庭或成為重要他人的準備；如此，社會將會更美好。

參考文獻

- 林行健校審(2009)。童軍手冊**Scouting for boys** (原著者：Robert Stephenson Smyth Baden-Powel)。臺北市：中華民國童軍文教基金會。
- 黃茉莉(2006)。貝登堡童軍教育思想在我國實踐之省思(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東華大學，花蓮縣。
- 陳佳欣(2012)。現代公民核心能力指標報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臺南市。
- 徐敏雄(2013)。公民素養融入大學通識課程之實踐經驗研究：以「探究多元文化中的自我」課程為例。《教育研究與發展期刊》，9(3)，59-86。http://dx.doi.org/10.3966/181665042013090903003
- Baden-Powell, A. S., & Baden-Powell, R. (1912). *How Girls Can Help to Build Up the Empire*. Edinburgh: Thomas Nelson & Sons.
- Baden-Powell, R. (1908). *Scouting for Boy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den-Powell, R. (1922). *Rovering to success*. London: Herbert Jenkins Limited.
- Etzioni, A. (1997). *The new golden rule: community and moralit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m-Farley, R. J. (2017). Public health disasters: Be prepared.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07(2), 120-121.
- Polson, E. C., Kim, Y., Jang, S. J., Johnson, B. R., & Smith, B. (2013). Being prepared and staying connected: Scouting's influence on social capital and community involvement.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94(3), 758-776. http://dx.doi.org/10.1111/ssqu.12002
- Robert Jr., T. (2013).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ly related merit badges offered by the boy scouts of America.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ducation*,

54(2), 70-84. <http://dx.doi.org/10.5032/jae.2013.02070>

■ Sandel, M. (1998).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US Scouting Service Project (2021/10/25). *Brownsea camp*. <http://www.usscouts.org/usscouts/history/brownsea.asp>

■ Wang, J., Hilliard, L. J., Hershberg, R. M., Bowers, E. P., Chase, P. A., Champine, R. B., Buckingham, M. H., Braun, D. A., Gelgoot, E. S., & Lerner, R. M. (2015). Character in childhood and early adolescence: Models and measurement. *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 44(2), 165-197. <http://dx.doi.org/10.1080/03057240.2015.1040381>

